

《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象称谓的英译研究

杜萍

(广东财经大学, 广州 510320)

摘要:译者们各自的神话观在从源语言到目的语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潜移默化地改写或影响了《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象称谓的英译,而具体的方式或媒介就是通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采用。通过对余国藩和詹纳尔的《西游记》全译本中神仙称谓和精灵魔怪称谓的英译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勒菲弗尔的操纵和改写理论、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再加上中国传统神话观,共同影响了对《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象的翻译与改写。

关键词:《西游记》;神话人物形象称谓;翻译改写;神怪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2-0105-06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Appellations of Mythological Figures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DU P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China)

Abstract: Translators' perspectives on mythology inevitably and unconsciously transformed or affecte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mythological figures' appellations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when transforming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by means of variou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the translations of Gods and Spirits names in Anthony C. Yu's and W.J.F. Jenner's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is paper finally comes to a conclusion: Lefevere's manipulation and rewriting theory, Venuti'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s of mythology have jointly affected the translations of mythological figures' appellations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Keywords: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appellations of mythological figures; translation rendition; Gods and Spirits.

一、引言

在跨异质文明的大背景下,翻译也发生了重大的文化转向,尤其是以美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为代表之一的翻译文化学派,提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与改写,提倡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跨文化研究。本文通过对余国藩和詹纳尔的两个《西游记》英文全译本的个案研究,发现在《西游记》的英译本中,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而这种隶属于文化的一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在此暂且把它称为神话观。神话观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神话观其实就隶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由此可见,如果想要从神话观的角度来研究《西游记》英译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参照意识形态操控论和改写理论,而勒菲

弗尔德意识形态操控和改写理论则尤为具代表性。

吴承恩自小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熟谙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同时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在他的长篇巨作《西游记》中生动描绘出一个大放异彩的神话世界,创造出众多的神话人物形象。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以被看作是开创了中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巅峰。而小说中所描述的神话世界自然也反映出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中国古代神话观。以余国藩的《西游记》英文全译本^[1]和詹纳尔的《西游记》英文全译本^[2]为例,不难发现在对这些众多神话人物形象之称谓的翻译中,明显地体现出译者的神话观对翻译策略的操控。原著里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类或非人类的形象,其数量之多、形象各异,令人咂舌。根据中国传统神话观,《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象大致分为两类:神话中的神仙

和神话中的精灵魔怪。译者们各自的神话观在从源语言到目的语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潜移默化地改写或影响了这些人物形象称谓的英译,而具体的方式或媒介就是通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采用。针对不同的人物形象的特征与属性,余国藩和詹纳尔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异化、归化、直译、功能对等、习惯译法、补偿译法、完全翻译法等。

二、神话中的神仙称谓英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教流传下来了多如牛毛的早期神话故事和后来的民间故事,而后逐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神话体系,由此也创作出为数众多的五花八门的神仙人物。以这些神、仙和佛为代表的三教共存于天庭,所代表的理念为慈悲、善良、公正、正义等种种美德。在《西游记》中,吴承恩利用丰富的中国神话资源,借用其繁多的神话原型,塑造了小说中众多的形象各异的神仙形象。有学者进行过初步统计,在《西游记》一百回中,总共出现了个体的神仙形象156个、集合的神仙形象52个。这些神仙形象名目众多,仅从姓名的字面意思上看,就可感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浓烈色彩,有的与中国传统三教有关,有的与地理位置有关,有的与占星有关,有的则与其管辖范围或职能有关。怎样对这些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不失为译者需要进行思考的一大课题。

无论对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余国藩,还是对于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詹纳尔而言,神仙观的影响都是深入骨髓的,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西游记》的过程中对源语言的潜移默化的改写。在源语言中,《西游记》所记载的神仙可以大致归为三类:神、仙和佛。“神”主要是用于指代中国早期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具有超人的能力,往往可以超脱出世、长生不老,被老百姓称为“神灵”或“神仙”。在余国藩和詹纳尔两位的译文中都用“God”一词来翻译“神”。“God”在Collin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被解释为“a supernatural being, who is worshiped as the controller of some part of the universe or some aspect of life in the world or i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some force”;同时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为“(in many religions) a supernatural being or spirit worshiped as heaven power over nature, human fortunes, etc.; a deity”。由此可见,“God”和“神”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等性,但从中西文化层面上来看,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神”一词给中国老百姓所带来的文化联想,与“God”对西方读者所引起

的关于基督教、耶和華、上帝等的无限联想是截然不同的。“仙”一词是出现在道教形成时期的宗教用语,与道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主要是指“古代宗教和神话传说中超脱尘世而长生不老者”^{[3][138]},也许正是出于此意,它被译作“Immortal”,意欲突出道教所崇尚的长生不老的特征,这与它在Collin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的意思不谋而合:“(adj.) not subject to death or decay; having perpetual life; (n.) an immortal being; Immortals pl. the gods of ancient Greece or Rome”。最后,“佛”则是最具有典型的中国宗教色彩的用语。此词源于“佛陀”,是梵语“Buddha”传入中国时的音译。《汉语大词典》把它解释为:“佛教徒称修行圆满而成道者。”它还包含中国老百姓常使用的一些衍生说法,如释迦牟尼、菩萨、罗汉、金刚等。两位译者在译著中都直接采用“Buddha”来翻译“佛”,只是余国藩在其前面还增加了一个限定词“the Sanskrit word”对其出处进行补充说明。毫无疑问,“Buddha”被引入英语世界读者的视域,给译入语带去了充满东方色彩的异域情调。然后,无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是在《西游记》原著中,神、仙、佛三者之间的划分已经变得十分模糊,不再泾渭分明,这三者往往合用为“神仙”或者“神佛”,统指神话传说或宗教传说中具有超凡脱俗能力、长生不老的形象。

在众多的神仙形象中,笔者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作为典型,对这些神仙名称在译本中的英译进行抛砖引玉的简析。在《西游记》中,如果说到具有至高无上权力者,则无疑会让人立刻联想到“玉皇大帝”“瑶池王母娘娘”“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太上老君”以及“太白金星”。余国藩和詹纳尔对这些神仙称谓的英译如表1所示。

表1 余国藩和詹纳尔对《西游记》原著中神仙称谓的英译

原著中神仙形象称谓	余国藩译本中对应翻译	詹纳尔译本中对应翻译
玉皇大帝	Jade Emperor	Jade Emperor
瑶池王母娘娘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Jade Pool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Jade Pool
如来佛祖	the Buddha, the Tathagata	the Buddha, the Tathagata
太上老君	the Most High Lao-Tzu (the Supreme Patriarch of Tao)	the Supreme Patriarch of the Way, Lao Zi
太白金星	the Gold Star of Venus	the Great White Planet

从古至今,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玉帝和王母娘娘的形象是深入人心的。两位译者对此英译时,都采用了目的语中的“Jade”一词来专指汉字“玉”及“瑶”。“玉”在道教中的寓意为珍贵或代表至高无上,而“瑶池”中的“瑶”则描述为碧玉的颜色,由此

在所译出的“Jade Emperor”(玉帝)和“The Queen Mother of the Jade Pool”(瑶池王母娘娘)中,一方面英文对等词“Emperor”和“Queen Mother”向英语世界的读者表明人物形象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使用“Jade”一词保留了原著中原汁原味的神秘东方特色,而且还让读者不由产生了对颜色的关联想象。如来佛祖,又称为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也是《西游记》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地位至高无上的神仙形象。对其名称的翻译,两位译者都采用了其梵文中的来源,译作“the Buddha, the Tathagata”,不惜对神秘东方宗教浓墨重彩。与此类似的翻译,还有对“文殊菩萨”的翻译“Manjusri”、普贤菩萨的翻译“Visvabhadra / Samantabhadra”、“毗蓝婆”的翻译“Pralamba / Vairramble”等,在此也就不再一一列举。而对于“太上老君”称谓的翻译,余国藩和詹纳尔略有不同,但无论是哪种,都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太上老君的道教神仙身份,译名中的“Lao-Tzu”(老子)或者“Lao Zi”(老子)与“Tao”(道)同出一辙,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最后,两位译者对“太白金星”的翻译则颇有一些不同。“太白”即“金星”,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形象,为道教神仙。詹纳尔简单地按照其字面意思进行英译,“太”“白”分别对应为“Great”与“White”,而对“金星”则只注意到其行星属性,笼统译作“Planet”,以草草了事。与之相比,余国藩的翻译则更为准确。一方面,他使用了英语世界的读者所熟知的“Venus”一词,准确地译出“金星”之意,似乎更符合英语世界读者的认知水平与期待视野。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想表示与西方文化中的“金星”(女神维纳斯)有所区别的原因,他在“Venus”之前又加了“Gold Star”,既用于复指,同时也增加了译文的异域感。与中国古代星象相关的神仙在《西游记》中还出现了许多,比如“文曲星官”(余国藩译文:“The Star Spirit of Songs and Letters”/詹纳尔译文:“Wenqu Star Officer”)、“武曲星官”(余国藩译文:“The Star Spirit of Wu-ch'u”/詹纳尔译文:“The Star lord Wuqu”)、“木德星官”(余国藩译文:“The Star Spirit Jupiter”/詹纳尔译文:“The Wood Planet”)、“福星”(余国藩译文:“The Star of Blessing”/詹纳尔译文:“The Star of Blessings”)、“禄星”(余国藩译文:“The Star of Office”/詹纳尔译文:“The Star of Wealth”)、“寿星”(余国藩译文:“The Star of Longevity”/詹纳尔译文:“The Star of Longevity”)等。从中可以看出,它们除了少量的音译之外,大多使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而余国藩的翻译较之詹纳尔的翻译,则更为全面而准确,在英

语世界的理解度和接受度会更强。无独有偶,对原著中“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五位神仙的翻译也是如此,詹纳尔只是用了译入语中五种物质名词“Metal”“Wood”“Water”“Fire”和“Earth”与之进行一一对应翻译。而余国藩的归化则更为彻头彻尾,直接用西方文化中所固有的星座专有名词“Venus”“Jupiter”“Mercury”“Mars”和“Saturn”来作为对等翻译。

除了上述所列的几个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神仙之外,《西游记》中为数众多的还属天上地下的一些小神仙,他们中部分是吴承恩从中国古代神话小说中的原型直接借鉴而来,部分则是由吴承恩所原创的神仙形象。对于这些称谓的翻译,余国藩大多采用的是意译的方法,主要目标就是增强英语世界的读者对其的理解度。这些小神仙的称谓,虽然承载着中国古代神话特有的文化含义,但在译入语中却也不难找到与之或疏或密的关联词,他们或者具有相似的神职,或者拥有类似的特征,或者与同一个星象有关。随意罗列几个例子,如表2所示,可管窥一二。

表2 余国藩对《西游记》原著中神仙称谓的对应翻译

原著中神仙形象称谓	余国藩译本中对 应翻译	原著中神仙 形象称谓	余国藩译本中 对应翻译
雷公	the Duke Thunder	东海老龙王	Ao Guang, the Dragon King of the Eastern Ocean
电母	the Mother of Lightening	托塔李天王	the Devaraja Li, Pagoda Bearer
云童	the Boy of Clouds	三太子哪吒	Third Prince Nata
札风伯	the Duke of Wind	嫦娥	Goddess of the Moon
风婆婆	the Old Woman of the Wind	城隍	the city's guardian deity
推云童子	the Cloud-pushing Boy	阎罗王	Yama, King of Death
布雷郎君	the Fog-spreading Lad	七仙女	the Seven Immortals Maidens

詹纳尔在《西游记》的译本中,对神仙称谓总称的英译主要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菩萨”译为“Bodhisattva”,“佛”译为“Buddha”,“罗汉”译为“Arhat”,金刚译为“Vajirapani”,“神”译为“Deity”,“真人”为“True Man”。然后,再按照具体称谓的个

体差异,分别使用功能对等、认知翻译、完全翻译等方法进行英译,如“观音菩萨”译作“Bodhisattva Guanyin”、“无量寿佛”译作“Amitayus Buddha”、“阿弥陀佛”译作“Amitabha Buddha”、“接引归真佛”为“Buddha Who Leads to the Truth”、“金刚不坏佛”为“the Imperishable Vajra Buddha”、“般若波罗”为“Prajnaparamita”、“释迦”为“Sakyamuni Buddha”、“黄河水伯神王”为“Earl of the Yellow River”、“东岳天齐”为“Heaven-Equaling God of Mount Tai”、“竹节山土地”为“Local Deity of Bamboo Mountain”、“守山大神”为“Island Guarding Deity”等,不胜枚举。

在《西游记》的众多神仙中,有一类较为特殊,他们就是主管黑暗世界的神仙。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中的黑暗世界,又称作冥界或地狱,带有浓烈的佛教与道教色彩。可以说,正是这种从佛教和道教神话中衍生出来的地狱神话观,影响了数代中国老百姓的死亡观。黑暗世界的统治者是佛教的“地藏菩萨”,余国藩使用梵文将其翻译为“the Bodhisattva King Ksitigarbha”。黑暗世界的其他众多小神或仆人,大多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对于他们的称谓的翻译,余国藩和詹纳尔都主要采用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直译或者音译的翻译策略,比如表3所列:詹纳尔使用音译,把“秦广王”译为“the King of Qinguang”,“初江王”译为“the King of Chujiang”,“宋帝王”译为“the King of Songdi”等;余国藩使用字面翻译,把“卞城王”译作“King of the Complete Chang”,“宋帝王”为“King of the Sung Emperor”等。然而这两种方式的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都不能把称谓的原始含义或韵味传递出来,更有甚者会引起英语世界的读者产生各种误会,如余国藩将“初江王”和“转轮王”分别译为“King of the Beginning River”和“King of Turning Wheel”,极易让读者不知所云、一头雾水。因此,两位译者作为补偿,也都对部分称谓进行了归化翻译,如,在“酆都判官崔珏”的称谓英译中,都使用了译入语中的“judge”一词来指明此神仙的职能,但同时又因为“酆都”一词是带有独特内涵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老百姓一提到“酆都”,便会立刻联想到“鬼城”,因此在翻译中又保留了“酆都”的音译;在“勾死人”的翻译中,采用译入语中的对等词“fetchers”或者“summoners”点明其身份;而在“牛头鬼”和“马面鬼”的翻译中,则用“bull-headed/ox-head”和“horse-faced”分别对其外貌特征进行具体描述,以开启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人物形象的无限遐想。

表3 余国藩和詹纳尔对原著中冥界神仙称谓的对应翻译

原著中冥界神仙称谓	余国藩译本中对应翻译	詹纳尔译本中对应翻译
地藏王菩萨	the Bodhisattva King Ksitigarbha	the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青面獠牙鬼	a blue-faced, hood-tusked demon	a blue-faced devil
酆都判官崔珏	the judge of Underworld T'ui Chieh	Cuijue, the judge of Fengdu
九幽鬼使	the ghostly messengers of Ninefold Darkness	the devil messengers of the Ninth hell
阎罗王	Yama, King of Death	King Yama
勾死人	the summoners	the fetchers of the dead
牛头鬼	the Bull-headed demons	the ox-headed devils
马面鬼	the Horse-faced demons	the horse-faced devils
秦广王	King Ch' in-Kuang	the King of Qinghuang
初江王	King of the Beginning River	the King of Chujiang
宋帝王	King of the Sung Emperor	the King of Songdi
平等王	King of Equal Ranks	King Impartial
都市王	King of City Market	the metropolitan King
卞城王	King of the Complete Chang	the King of Biancheng
转轮王	King of Turning Wheel	the King of Turning Wheel
仵官王	King of Avenging Minister	the King of Wuguan
泰山王	King of the T'ai mountain	King of mount Tai
十代冥王	the Ten Kings of the Underworld	the Ten Kings who set in the ten palaces, judging the criminal case of the dead
鬼判	the demon magistrates	the demon judges

三、神话中的精怪称谓英译

在《西游记》小说中,除了天上地下的各路神仙外,吴承恩不惜笔墨地进行描绘的就要属五花八门的神话精怪了。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所言:“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41]27},中国的传统神话观往往是神魔二元论,有以义、正、善、是、真为象征的神,同时也就必然存在以利、邪、恶、非、妄为化身的魔。也就是说,神为正,魔为邪。魔大多形象各异、各具特色,来路也往往不同,有的来自自然界修道成精的动物精或植物精,有的原本是天庭某位菩萨或真人的坐骑或某个近身器物,后来悄悄溜下凡间,便占山占海称王。但是,无论是哪种来路,或者是哪种原形,或者法力无论多强大,或者后台背景多硬,在神话观的操纵下,他们注定是最后战败的那个,抑或飞灰湮灭,抑或被打回原形,抑或重回主人手里,至此失去自由。魔的衍生称谓又有精、怪、魔、妖,或者复合词妖怪、妖魔、魔怪、精怪和鬼怪。对于这些总称的翻译,余国藩和詹纳尔都采用了在译入语中寻找意思相似的对等词进行翻译,如

“Spirit”“Monster”“Demon”“Fiend”或“Goblin”。译者之所以使用目标读者所熟悉的对等词进行翻译,就是意图使西方读者对这些形象产生联想与共鸣。针对具体的魔怪名称,笔者根据他们的属性和特点,把他们大致归为四类:植物精怪、动物精怪、菩萨们的“裙带关系”以及物件精怪。

原著中大多数的植物精怪,从他们的名字中便可容易知晓他们的原型,比如松树精便是由松树修炼成精,杏树精便是由杏树变身而来。因此,对于此类精怪称谓的英译,只需简单按照字面含义一字一字译出即可,而不用担心它们会失去原意。然而,较为麻烦的问题是,这些精怪除了道出他们属性的名称外,他们往往还给自己另起了一个雅号,比如前面提到的松树精就给自己取雅号为“十八公”。“十八公”这个雅号其实就是玩了一个中国汉字的文字游戏,这三个汉字叠在一起就组成了“松”字,其实就是“松树精”的暗喻。所以,余国藩单按照字面将其译为“the Squire Eight-and-Ten”,是根本无法传递出原文中这个有趣的文字游戏的;而詹纳尔把它翻译为“the Eighteenth Lord of Thorn Ridge”,也与“十八公”意思相去甚远。如表4所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孤直公”“凌空子”“佛云叟”和“赤身鬼”等的自封雅号的翻译上。这种异化的策略虽然带给了西方读者异国感受,但却也不可避免地无法准确传递出原著的内涵。

表4 余国藩和詹纳尔对原著中魔怪称谓的英译

原著中魔怪称谓	余国藩译本中对应翻译	詹纳尔译本中对应翻译
十八公	The Squire Eight-and-Ten	the Eighteen Lord of Thorn Ridge
松树精	a pine spirit	a pine spirit
孤直公	Squire Lonesome Rectitude	the Lone Upright Lord
柏树精	a cypress spirit	the cypress
凌空子	Master Void-Surmounting	Master Emptiness
桧树精	a juniper	the Juniper
佛云叟	Cloud-Brushing Dean	the Ancient Cloud-toucher
竹精	a bamboo spirit	the bamboo
杏仙	Apricot Fairy	Apricot Fairy
杏树精	an apricot tree	an apricot tree
刺身鬼	the Scarlet-bodied demon	the red devil
枫树精	a maple spirit	the maple

在《西游记》中,由动物修炼成精的精怪占了妖怪总数量的最大比例。据笔者初步统计,在《西游记》原著中出现的妖怪,总数量达到63个,其中动物精怪至少为50个,其中包含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牛魔王”“玉兔精”“狐狸精”“黑熊怪”等。他们主要来自自然界的动物,经过成千上万年的修炼成精

而称霸一方。在这些动物精怪称谓的翻译方面,余国藩和詹纳尔都采用了二种策略来应对:首先是在译入语中找到与动物属性对等或相关联的词,作为译名的核心部分,这样一来,英语世界的读者就会一目了然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变成的妖怪;其次,作为译名的辅助部分,两位译者都尽最大可能地译出称谓中描述动物精怪的外貌特征或特别本事的一些细节词。正如表5所罗列出的具有典型性的动物精怪称谓中,无论是余国藩还是詹纳尔,都是在英译中首先点明妖怪的属性,如“玉面狐狸精”的英译中有“fox”,“铁背苍狼怪”中出现“wolf”,“蛟魔王”中有“dragon”或至少用西方文化中类似的动物“Salamander”来代替。在此基础之上,两位译者都不忘在这些属性名词前加上描述特征的定语,比如“fox”前有定语“a white-faced/a jade-faced”来表示狐狸精的“玉面”的特征;“wolf”前用了“an iron-backed grey”来描述狼怪的特征“铁背”和毛皮的颜色为“苍”色。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詹纳尔在称谓翻译中,还注意到了中国汉字的一些特殊含义。他在“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翻译上,除了译出“Gold Horn(金角)”“Silver Horn(银角)”外,还留意到了在中国文化中“金”“银”的排名次序,故而在翻译中补充加入了“Senior”和“Junior”两个英语世界的读者熟知的词,让读者了解这两个精怪之间的地位身份关系。除了归化的翻译外,余国藩对个别动物精怪称谓,按照汉语拼音进行音译,如“凌虚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詹纳尔对其字面翻译为“Master Emptiness-reached”,把“凌”译为“reach”,“虚”译为“emptiness”,“子”译为“master”,但三个词连在一起,想必即便是西方读者也绝想不到这是个什么类型的妖怪,况且,即使是按字母翻译,“凌”“虚”和“子”这三个汉字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内涵,也绝不是“reach”“emptiness”和“master”这三个

表5 余国藩和詹纳尔对原著中动物精怪称谓的对应翻译

原著中动物精怪的称谓	余国藩译本中对应翻译	詹纳尔译本中对应翻译
牛魔王	the Bull Monster King	the Bull Demon King
玉面狐狸精	a white-faced fox	a jade-faced fox spirit
六耳猕猴怪	a six-eared macaque monster	a six-eared macaque monster
黑熊怪	the Black Bear Spirit	the Black Bear Spirit
蛟魔王	the Dragon King	the Salamander Demon King
虎力大仙	Tiger-strength Great Immortal	the Great Immortal Tiger Power
金角大王	the Great King Golden Horn	the Senior King Gold Horn
银角大王	the Great King Silver Horn	the Junior King Silver Horn
铁背苍狼怪	an iron-backed grey wolf	an iron-backed grey wolf
凌虚子	Ling-hsu Tzu	Master Emptiness-reached

简单的英文词可以一言以蔽之的。由此,余国藩采用了中国汉语拼音的读法进行了音译,译为“Ling-hsu Tzu”,虽然依旧没有解决西方读者对其的理解问题,但至少是较为准确,没有丢失原文信息或进行误导,而且也让西方读者对中国拼音有些许印象或感受。

第三类精怪之所以被戏称为菩萨们的“裙带关系”,是因为他们都是背景有妖怪。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妖怪是与天上某位地位尊贵的菩萨有着亲戚关系或某种密切联系,来到凡间作威作福、狐假虎威,如“西海龙王敖顺”的外甥“小鼋龙”“弥勒佛”的童子“黄眉老佛”。另一类妖怪本身就是仙界的动物,它们往往是菩萨们的坐骑或饲养的宠物,偷偷跑到凡间占山为王、祸害百姓,如“玉兔精”原本为“嫦娥仙子”的玉兔,“鲤鱼精”原本为“观音菩萨”莲花池里养的金鱼,“白鹿怪”原是“寿星”的鹿,“狮狒怪”原是“文殊菩萨”养的一头青毛狮子,“兕怪”本为“太上老君”的一头青牛,“赛太岁”和“九灵元圣”原本也分别是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吼和“太乙真人”的坐骑九头狮子。在英译时,余国藩和詹纳尔还是沿用了前面提到的翻译植物精怪和动物精怪的一贯策略,如表6所示。

表6 余国藩和詹纳尔对原著中植物精怪和动物精怪的对
应翻译

原著中称谓	余国藩译本中对应翻译	詹纳尔译本中对应翻译
小鼋龙	Small iguana-dragon	the Little Alligator
黄眉老佛	the Old Buddha of Yellow Brows	the Yellow-browed Buddha
玉兔精	the Jade Hare	the Jade Hare
鲤鱼精	a fish monster	a fish spirit
白鹿怪	a white deer	a White Deer Spirit
狮狒怪	the green-haired lion monster	the blue-haired lion monster
兕怪	a green buffalo fiend	a water buffalo monster
赛太岁	Jupiter's Rival	the Evil Star Matcher
九灵元圣	Primal Sage of Ninefold Numinosity	the Ninefold-numina Primal Sage

最后一类精怪既有别于植物精怪和动物精怪,也不同于菩萨的亲戚或宠物,它们的原型是物件。天上或人间的某些物件在机缘巧合下通灵,就化身为物件精怪,并具有一定的法力。这样的妖怪在《西游记》中为数不多,但也不可忽略。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白骨精”。一提起《西游记》,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白骨精的。即使在

西方,无论是在《西游记》的全译本、节译本、选译本还是片段译文故事中,无论是以成人严肃读物、儿童读物还是影视作品的形式出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白骨精”,又称为“白骨夫人”,究其原型,本是白虎岭上的一具化为白骨的女尸,采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最后幻化为人形,以眉眼传情而妩媚多娇的女子形象出现,性格却狡诈且通晓人类弱点,十分擅长变化掩饰,一心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余国藩和詹纳尔采用的翻译策略比较类似,按照字面逐字翻译,分别把它译为“The White Bone Lady”和“Lady White Bone”。

四、结语

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和改写理论、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再加上中国传统神话观,共同影响了对《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象的翻译与改写。通过对余国藩和詹纳尔两个译本的个案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

第一,在无论是来自源语言还是译入语的神话观的影响,两位译者都穷其所能,不拘一格地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翻译方法来最大可能地传递原著意蕴。詹纳尔主要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更多地照顾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目标读者的视域,吸引目标读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尊重原著和传播中国文化;而余国藩主要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手段,辅以大量加注的方式来帮助英语世界的读者理解原著,并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二,无论他们对于翻译策略进行何种选择,都永远不是绝对或唯一的,也就是说不会只单单使用归化而抛弃异化,或仅仅使用异化而忘却归化,最好的翻译一定是多种翻译手法合力的结果。

第三,事实上,无论采用什么翻译策略,或者结合多少种翻译方式,最终的结果都不可能与源语言完全对等,至多只能无限靠近。神话人物形象所谓的英译,可以说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音美、形美或意美的流失。在任何翻译的过程中,即使是再好的译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原著中的一些文化符号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这其实也正是不断探索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 [1] WU Chenge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M]. YU A C, Tra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 [2] WU Chengen. Journey to the West [M]. JENNER W J F,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汉语语言学家还不能很完美地刻画汉语结构与语用。希望在未来汉语的语言学不断完善,再与科技手段结合,研究以汉语为外语的习得者的心理认知过程等方面,这对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都很有意义。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还需进一步丰富其研究手段,完善其系统性和科学性。近年来,人们逐渐将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科研手段运用到二语习得研究,是研究上的一种革新。

利用多种多样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方法,对不同语族做实验,终极目的是得出语言间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另外,这些实验研究的存在不仅对二语习得领域做出了贡献,对教学也有启示,比如利用多媒体可以引起学生的关注从而可以优化学习效果。所以,二语习得研究者应该时常关注神经科学,认知语言学的动向,有效合理地将产生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仪器运用到二语习得研究中,并且用二语习得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导教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BAX S.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candidates during reading tests: Evidence from eye-tracking [J]. *Language Testing*, 2013,30(4): 441-465.
- [2] BISSION M. Processing of native and foreign language subtitles in films: An eye tracking study [J].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014 (35):399-418.
- [3] CONKLIN K, PELLICER-S á NCHEZ A. Using eye-tracking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16, 32(3):454-457.
- [4] DUSSIAS P. Uses of eye-tracking data in second language sentence processing research [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0(30):149-166.
- [5] GASS S M. Discussion.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9(21):319-333.
- [6] GODFROID A. Gauging 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incidental L2 vocabulary acquisition by means of eye-tracking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13(35):483-517.
- [7] Nation I S P. *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 PARIBAKHT T S, WESCHE M. Reading and "incidental" L2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 introspective study of lexical inferencing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9(21):195-224.
- [9] PEREZ M. Enhancing vocabulary learning through captioned video: An eye-tracking study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5, 2(99):309-325.
- [10] POOLE A, BALL L J. Eye Tracking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usability research: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GHAOUI C. *encyclopedia of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M]. Hershey, PA: Idea Group. 2006: 211-219.
- [11] RAYNER K.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 years of research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8, 124(3): 372-422.
- [12] SMITH B. Eye tracking as a measure of noticing: a study of explicit recasts in SCMC [J].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2012 (16):57.
- [13] SUVOROV R. The use of eye tracking in research on video-based second language (L2) listening assessment: A comparison of context videos and content videos [J]. *Language testing*, 2014, 32(4):479-480.
- [14] WILLIAMS R S, MORRIS R K. Eye movements, word familiarity, and vocabulary acquisi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004(16):312-339.
- [15] 孔菊芳. 眼动技术在语言测试研究中的应用展望[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7(3):51-58.
- [16] 王穗萍. 语言理解眼动研究的争论与趋势[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6, 24(2):59-64.

(上接第110页)

- [3] 包甜甜.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西游记》人物称谓英译研究[M].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4] 程慧. 归化与异化:《西游记》英译本中文化内容的翻译研究[J]. *海外英语*, 2015(2).
- [5] 韩英焕. 詹纳尔和余国藩的文化翻译策略对比研究[J]. *才智*, 2013(35).
- [6] 黄敏. 儒道释文化与《西游记》中的称谓词语英译[J]. *莆田学院学报*, 2011(1).
- [7] 胡淳艳. *西游记的传播研究*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